



甘子日报
GANZI RIBAO

康巴周末

文化视野

2026年5月22日 星期五
责任编辑:南泽仁 校对:傲昂嘉措
版式设计:边强

8

从康巴人
生存心境
进入

从康巴人
生存智慧
进入

从康巴人
生存哲学
进入



看到了浩荡的家国情怀——忠诚于国家，忠诚于大明王朝。而对立的反派，也有着人物的悲剧性：这些坏人的“坏”，源于自身性格的弱点与命运的悲剧。细细品读、深入分析便会发现，他们之所以沦为倭寇，也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。毕竟，在社会的大背景下，每个人都是一股历史的暗流。在人物命运中，找到悲剧的诱因，细细剖析，自能体会到命运的甘苦。

不得不，《昆仑海》这部小说对人物的塑造是成功的。比如昆仑，他身上的英雄情结，源自父辈的传承；那种面对困难与前路艰辛一往无前的冲劲，是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加持下的生动写照，既鲜活又亲切。

而女一号杨一针，出身衢州府常山县，祖上是备受皇上青睐的京城太医院医官。为给明朝廷收集倭寇敌情，她化身台州紫阳街上“针针见血医馆”的馆主、女郎中，也是昆仑到台州接头的代号为“玉竹”的暗桩。杨一针一袭红衣、脚踏滑板、背着药篓的形象，与昆仑腰挎绣春刀、脖挂乌金吊坠的形象，在画面上形成了和谐与统一。男女主人公形象鲜明，各有使命，在共同的行动中，完成了情感与故事上的互动。

而配角或次要人物，如韭菜、横店、胡葱、风雷、寻枪、千八，也写得各有特色。在这些人物演绎的故事里，我想到了《故事里的事》里：“故事里的事，说就是，不是也是。”故事本来就是用来听的，是一段愉悦的欣赏过程，是满足好奇心与精神需求的文本。

海飞用细腻的笔法，铺陈出一个曲折、哀怨又极具冲击力的故事，这一切都是为了增添故事的精彩度。而昆仑与花僮的战斗，是全书的高潮。阅读至此，我感受到的是对信仰的坚守、对使命必达的认同，以及对正义战胜邪恶的坚定信念。人嘛，活在世间，本该该有所追求。

在读《昆仑海》时，我时常会问自己：如果我回到万历三十五年，会是怎样一个人物？抑或，若身处《昆仑海》的故事里，我会扮演什么角色——是为大明王朝献出生命，还是在斗智斗勇的抗倭斗争中贡献自己的

脑海中浮现出海飞的形象，不再是一个作家，而是一个说书人。他正站在杭州城十五奎巷南头的鼓楼里，右手拍响醒木，左手端起茶杯，呷了一口茶。这回，他要说的书，是《昆仑海》。

力量？武侠的世界、间谍的世界、英雄的世界里，每一个假设都充满了险恶、争斗、憧憬，还有家国情怀的涌动。

故事其实又不是故事。它更像是一个人的情感，借助历史的某个段落，抒发自己的思考与辨析。虚构的真实，远比生活本身更动人，因为虚构之中，承载着个人强烈的主观情感。我想，海飞在写作《昆仑海》时，一定有着强烈的内心触动。

长篇小说的核心就是讲故事，高明之处在于能把故事讲得让人听了还想听、欲罢不能——不用讲道理，也无需灌输道理，能让读者走进故事、走出故事，最终感受到故事的神奇与魅力，就足够了。

读《昆仑海》时，我时常会联想到明朝的台州城：市民们过着自己的小日子，英雄们践行着自己的英雄梦，一切都那么自然。但每个人的骨子里，都暗藏着建功立业的梦想，一旦有机会，便想奋力实现。故事，就在平凡与不平凡的经历中，切换着那些令人难忘的细节。

谍战题材，时间推至明朝万历三十五年，缠绕的人物关系、错综复杂的人事纠葛，还有惊心动魄的故事情节，引人入胜。人物：昆仑、杨一针、花僮、灯盏、张望、陈五六、丁山……悉数登场。

小说评论，总喜欢罗列出故事的梗概。在我看来，这有点像剧透，早早把故事大意说完，

书评

评海飞长篇小说《昆仑海》

周维强

会让读者失去阅读原著的兴趣。我还是喜欢从语言风格、人物命运，还有作家写作时的情怀出发，去发现那些只有阅读才能感受到的美感与气息。

海飞是一个擅长讲故事的人。其实，小说就是用文学的语言讲故事。莫言不就一直说他是“讲故事的人”嘛！讲什么样的故事，取决于作家的个人经历与感受——讲自己熟悉、有体会的故事，即便有联想、有虚构，也有其深厚的生活基础。否则，就是建空中楼阁，要么盖不下去，要么早晚塌。

我也写小说，文档里烂尾的小说不计其数：要么写了一个开头，要么写了一半，便卡壳进行不下去，最终放弃了。追根究底，是准备不足，生活的积累还没有达到支撑一部长篇的需要。

海飞说他在坐地铁时，偶遇了《昆仑海》的主人公“昆仑”。这一下子让我想到了昆仑山、昆仑奴，自带东方的神秘感。其实，昆仑这个人物，的确身世成谜、经历成谜。谜一样的男人，通常会有奇遇或奇特的经历。昆仑是锦衣卫，明朝的锦衣卫相当于今天的特工，从事特殊工作的人，更是谜中之谜。

他出发了，目的地是我去过很多次的台州城。那里有紫阳老街，有戚继光抗倭遗址，有海防，有炮楼……似乎，一幅幅动感的画面就此展开。是的，昆仑要执行的任务，就是找到接头的同事，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。故事，就像缠绕的花生，顺着这条线索剥开，便是脆嫩的果实，嚼一嚼，有着醉心的清香。

读过《风尘里》和《江南役》，作为“锦衣英雄”系列的第三部，《昆仑海》让我一直想从中找到它与另外两部的异同。当然，从文本的异质性来说，不同之处越多，读起来就越精彩。

我跟着昆仑的足迹——作为锦衣卫特殊组织“小北斗”的掌门人，他与成员们一起，从京城出发，到台州府，再远征琉球国，与倭寇和倭寇斗智斗勇，直至斩杀花僮。故事的完整性、连贯性更强，逻辑也更为严密，主线清晰，支线分明。人物之间的关系、情感，环环相扣。

在故事的升华之处，我们

张映珠的诗歌修辞丰富而精准，她运用比喻、象征、反复等多种手法，强化了诗歌的形象性和可感性。在《愿意喊“妈妈——”的女人》中，诗人通过“妈妈”这一称呼的反复呼喊，构建起情感的累积效应。那个“三十多岁”却“像她有点智力障碍的儿子”一样呼喊妈妈的女人，她的呼喊已不仅是亲情的表达，更是一种对抗“岁月的苦和疼”的生命策略。“我是想把 / 把母亲喊成年轻的模样 / 把自己喊回童年”——这一看似简单的愿望背后，是女性面对生活重压时的心理防御机制。张映珠通过语言本身的音乐性，让“妈妈”这个词成为抚慰心灵的咒语。这种修辞策略与女性特有的情感表达方式高度契合。

在《Biydar沙克玛》中，诗人运用了一系列对立统一的意象：“失眠”与“觉醒”，“休眠”与“清醒”，“创造”与“被创造”。这些对立面最终在艺术创作中达成和解：“把失眠从身体，转向思想 / 让失眠成为一种醒——觉醒”。失眠这一通常被视为痛苦的状态，在诗人笔下转化为创造性觉醒的契机。沙克玛通过艺术创作，将身体的失眠升华为精神的清醒，这正是女性通过创造性劳动实现自我救赎的隐喻。

张映珠的比喻常常出人意料却又贴切入微。《孪生姐妹》中，“如果……葡萄架上，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 / 飘落的叶片中，也没有”这一比喻，既表现了孪生姐妹的相似性，又暗示了各自命运的独特性。那个“被初秋的晨风吹冷，落到现实里”的结尾，将童话般的场景拉回现实，却又保留了诗意的温度。

张映珠的诗歌最打动人心之处，在于她对女性主题的深入开掘。她笔下的女性不是传统文学中等待拯救的弱者，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展现韧性的强者。《卖帽子的阿依古丽》中，那个“边忙着手里的活儿 / 边用维吾尔语和我们交谈”的女性，她的伟大不在于惊天动地的事迹，而在于面对“生意不好”的困境时，依然怀揣“攒够本钱钱了，就去卖服装”的希望。诗人没有停留在对女性苦难的简单呈现，而是进一步展现了女性之间的互助与共情：“买一顶，就少一顶 / 少一顶，她的愿望，就近了一厘米”。这种女性之间的理解与支持，构成了一种隐性的力量网络，支撑着每个个体面对生活的艰难。

在《巴扎美学教育》中，诗人通过“绿色的开襟毛衣”“枣红色的半身裙”“灰格的外套”等服饰细节，展现了女性对美的本能追求。这种美学的追求不是肤浅的虚荣，而是生命尊严的体现。“母亲的衰老，被年轻的绿色身影重叠”，这一意象暗示了女性通过审美活动对抗时间流逝的尝试。而诗人作为“领悟最深”的学生，通过“禁不住流下的眼泪”表达了对这种生命美学的深切认同。

张映珠的女性视角不是排外的，而是包容的。她不仅描写不同年龄、不同民族的女性，还关注女性与家庭、与社会的关系。《愿意喊“妈妈——”的女人》中，女性通过回归女儿角色来获得心灵慰藉；《姐妹俩和山羊母子》中，少女们与山羊母子构成镜像关系，暗示了女性命运的代际传承。这种全面的女性视角，使张映珠的诗歌超越了简单的性别立场，升华为对普遍人性的观照。

组诗标题《让失眠成为一种醒》可视为张映珠女性主题的诗眼。在标题诗《Biydar沙克玛》中，诗人通过维吾尔族女雕塑家的故事，展现了女性如何将生命的困境转化为艺术的源泉。失眠这一被动状态，通过创造性劳动，升华为主动的“觉醒”。这种转变隐喻了女性历史处境的转变：从被言说的客体，成为言说的主体。“是她创造了它，还是它再造了她？”这一追问，触及了艺术创造与身份认同的核心问题。女性通过创造性劳动，不仅创造作品，更重塑自我。沙克玛的三个身份——“失眠者”“觉醒者”“女雕塑家”——最终在艺术中达成统一，这象征着女性通过创造力实现自我整合的过程。

张映珠的诗歌本身也是这种创造力的体现。她通过诗歌写作，将日常生活中的女性经验转化为永恒的艺术瞬间，让那些被忽视的女性生命获得存在的尊严。在《拾棉花的女人》中，诗人从“羞愧于观望的姿态”到“弯下腰”参与劳动，这一转变象征着知识分子与劳动者的结合，也是女性之间团结互助的体现。

张映珠的《让失眠成为一种醒》是一部女性生活的微型史诗。她通过精致的细节、生动的场景和丰富的修辞，展现了日常生活中女性的伟大。这种伟大不是遥不可及的英雄主义，而是蕴含在每位普通女性面对生活时的坚韧与智慧中。读完这组诗，我想到美国诗人艾米莉·狄金森的名句：“我栖居于可能性里。”张映珠诗中的女性，正是在生活的限制中开辟可能性的实践者。无论是晒太阳的老娘、卖菜的女人，还是失眠的艺术家，她们都以自己的方式，在平凡中创造着非凡。张映珠的诗歌告诉我们，女性的伟大不需要惊天动地的壮举，它就蕴含在日常生活的一个个细节中：一次微笑，一声呼喊，一顶花帽，甚至一次失眠。这些看似微小的瞬间，连缀起来就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女性生命史诗。而诗人以她敏锐的观察和深切的共情，为我们留下了这些珍贵的“日常生活中的留影”。

在当代诗歌的星空中，张映珠的《让失眠成为一种醒》如同一颗温和而坚定的恒星，散发着持久而温暖的光芒。这组诗以女性视角切入日常生活的肌理，用细腻的笔触勾勒出平凡女性不平凡的生命力。当我沉浸在这些诗行中，不禁想起法国哲学家西蒙娜·德·波伏娃的那句名言：“女人不是天生的，而是后天成为的。”张映珠诗中的女性，正是在日常生活的锤炼中“成为”自己的英雄。

张映珠是一位高超的细节叙事者，她像一位耐心的考古学家，在看似寻常的生活表层下，挖掘出女性生命的丰富矿藏。在《晒太阳的老娘》中，诗人通过“几粒巴旦木”“听不懂的语言”“合影”等细节，构建起一幅超越民族界限的女性情谊图景。这些细节如同荷兰黄金时代的静物画，在有限的画面中蕴含无限的情感深度。“她说几句汉语，我说几句维吾尔语 / 听不懂，却明白彼此的笑脸”——这种超越语言的情感共鸣，正是女性之间特有的理解与共情。诗人没有使用宏大的民族叙事，而是通过微小的日常互动，展现了女性如何以柔软的力量消解隔阂。当诗人用手机拍下合影，想着“天天晒太阳的母亲”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两位女性的相遇，更是不同际遇、不同民族女性命运的相互映照。

张映珠的细节描写具有惊人的画面感，她擅长捕捉那些容易被忽视的生活片段，并将之转化为普遍的情感体验。在《卖菜的女人》中，诗人用“一小堆土豆，一小堆白皮牙子”和“一卷塑料袋，柔软的枕头”这样简单的意象，勾勒出底层女性艰辛的生存图景。那个“向里而卧，睡意沉沉”的卖菜女人，她的疲惫不仅是身体的，更是精神的。诗人没有直接抒发同情，而是以“不要打扰她啊！”的恳求，表达了对女性劳动者尊严的深切尊重。

张映珠的诗作往往围绕一个核心场景展开，这个场景如同一个微型剧场，上演着女性生活的悲喜剧。《姐妹俩和山羊母子》

书评

评张映珠组诗《让失眠成为一种醒》

文世奎

中，巴扎上的交易现场成为展现女性命运的舞台。诗人通过“四只羊，一千六 / 要一起买”这样简单的交易对话，揭示了贫困对女性童年的剥夺。姐姐“握紧了绳子”的手部细节，妹妹“泪珠摇摇欲坠”的蓝眼睛，这些细腻的描述让读者的心也随之揪紧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，诗人将自己也纳入这场戏剧中：“我制造了一场风暴 / 今天，她们已经经历了多少场”。这种自我反思的视角，避免了诗歌沦为单纯的同情式写作，而是呈现出女性命运的相互关联性。诗人不是高高在上的观察者，而是共同经历风暴的参与者。

在《拾棉花的女人》中，棉花成为展现女性劳动美学的广阔舞台。“五颜六色的衣衫，像白色大地上的休止符”这一比喻，将繁重的劳动诗化为艺术的节奏。那个“在棉田里走来走去”的孩子，如同“琴键上跃动的手指”，为沉重的劳动场景注入了生命的灵动。诗人最终“弯下腰，以双手的摘取 / 与她们保持一致”，这一动作象征着知识分子对劳动女性价值的认同与致敬。

张映珠的场景描写具有强烈的空间感，她善于利用空间布局来暗示人物的心理状态。《巴扎老娘（一）》中，老娘“站着，上身几乎与地面平行”的身体姿态，与她“生活的一端——巴扎 / 另一端，是麻扎”的生命观形成呼应。巴扎作为集市的热闹与麻扎作为墓地的寂静，构成了生命两端的象征空间，而老娘在其中展现的坚韧，正是无数普通女性生命的缩影。

书评